

风物

渭河是水的故事。人类沿着河走,一是在迁徙,免不了跌跌撞撞;二是在寻找,有太多的未知和不确定性。上游的渭河,下游的黄河,其实是人类在迁徙和寻找中的自然归依。即使后来天下洪水泛滥,也没把人类冲出去多远,最终还是回到河边。

马家窑是土的故事。人类在河边定居之后,河便退避于身后,土地则隆起于眼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命姿势,催肥了渭河两岸和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四季荣枯,阴晴圆缺,让古人学会了敬畏天地,于是把土和水搅拌成泥,再用火烧制成器,就有了马家窑彩陶。水火本不相容,土让它们以陶的方式达成了完美的和解。

第一只陶出炉的时间,还是在5700年前的某一天,究竟是白天还是夜晚,已无从知道。烧陶的炉火,一直燃了3000多年,直至夏商之际逐渐式微。马家窑人可真够从容淡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陶土写成了一部彩色的史诗。或许古人对时间的长短没那么在意,有陶土在手捏着,有粟黍在碗里盛着,就是人间好日子呢。

马家窑彩陶,一个隐藏在地下的千古奇观。它不像兵马俑那么集于一地,而是在中国西部铺出了一个很大的文化圈。整个遗址以陕西黄土高原为中心,东起渭河上游,西至河西走廊和青海东北部,北达宁夏南部,南抵四川北部。由此可见,缘起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彩陶,与黄河

同在,与渭河共舞,在华夏文明的曙色里,不啻一支熠亮的红烛、一抹优雅的丹青。

溯渭河源,溯到传说中的马家窑彩陶,真是一种意外之喜。连着两个下午,看了两家博物馆。有意思的是,两家博物馆都是民办,让我一下看到了乡土的厚。直觉和理性都在告诉我,只看史后莫高窟,而没有看史前马家窑,就等于没来过甘肃。一杯黄土,揉搓成泥条,盘筑成陶胎,细致打磨之后,再用颜料上色,用柴火烧制,就变成了形态各异的器皿。瓮、罐、盆、瓶、壶、钵、豆、甬、勺、杯……大小高矮,长短曲直,都以容器的姿态呈现,都曾是古人捧在手里的日常,盛满了生活活里的所需,如今却被岁月的光和尘给清空了,以马家窑彩陶的名义陈列在展柜里,究竟是生活用品,还是艺术作品,已让我一时恍然。

唐以前的中国人崇尚素色主义。就陶而言,最早的先民做的都是素陶,后来在素陶上画出了各种纹样,时光走到马家窑时代,已然是炉火纯青的彩陶了。从素到彩,不啻一次具有文明史意义的跨越。记得,1994年去西安参加《女友》笔会,我拿出半天时间待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里,夏商周秦汉,一路都在看陶,看到唐三彩之后,突然有一种少见的不

## 水与土的交欢

素素

适和拒绝。唐三彩是瓷,资本是对陶的迭代和更替,可我喜欢陶的古朴,不喜欢瓷的雕凿,陶可以让我闻到水和土的气息,瓷却只有火的焦糊味道。那一刻,我居然回过回头去,又看了一遍陶。

与唐三彩相比,马家窑彩陶的本底仍是素色主义的,它的色彩再绚烂,也有水和土的原生之美。因为看到它们,我的身与心都是一种完全的接受。马家窑彩陶的色彩有一种编年史的意味。早一点的色彩,多是纯黑。晚一点的色彩,在纯黑之外,还有黑与红相间。再晚一点的色彩,直接就是凝重而神秘的红黑。用色简而不繁,想要表达的东西却尽在其中。图案更是华美至极,匪夷所思。山川草木,鸟兽虫鱼,日月星辰,无所不包。当然还有人,单个人,数不清的人,马家窑式的天人合一,悉数画在陶上。有写实有抽象,有几何有符号,真正的立体主义绘画鼻祖不是毕加索,而是马家窑最原始的土著。因为就创作规律而言,今人一直在重复古人。

最典型的图案,就是那些变幻莫测的纹饰:漩涡纹、网格纹、锯齿纹、水波纹、花瓣纹、鸟纹、鱼纹、蛙纹、蝌蚪纹、神人纹……纹如心语,语如箴言。粗粗看去,像是在用色彩绘画,细细打量,其实是用线条和图案写一部神秘的生命之书。当年的马家窑人,骨子里就是艺术家。从彩陶出土量就可以想见,当年有多少人蹲在地上抟土成型啊,有多少人趴在窑火前烧制泥胎啊,有多少人坐在露天的作坊里往陶器上彩绘纹饰啊。我就想,如果把浩荡的黄河比作树干,把上游包括渭河在内的那些支流比作树杈,马家窑彩陶就是结在那些树杈上的柿子或石榴,在阳光的照射下,在河水的滋养下,一季一季地收获了呢? 3000多年。夏商之际,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灾难,让如此丰硕的果实从树杈上纷纷掉落,继而被深埋地下了呢?

一个古村落遗址,住往一个千年就是一个不同的文化层。马家窑彩陶亦如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被史家清晰地分成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4个类型。然而,在不同的类型里,既隐藏着相同的基因,又张扬着独

自的风格,马家窑彩陶的蹒跚和茁壮,如蛇形灰线般一目了然。由此可见,喜新厌旧是人的天性,也是艺术的共性,古今创作者相通不悖。

在马家窑彩陶遗址,出土的岂止是陶器,还有各种颜料,包括研磨颜料的石板、调色的陶碟,等等。我试图去找绘画用的笔,但是没有看到。我想,那笔或许是木头、植物、羽毛做的,早已在岁月里风化成尘了吧。

我听说,马家窑彩陶的发现者叫安特生。上世纪20年代,这名瑞典学者来甘肃寻找仰韶文化的源头,在一个名叫马家窑的村落里挖出了许多彩陶,然后把它归于仰韶文化体系。上世纪40年代,一个名叫夏鼐的学者也来到甘肃,他认为马家窑彩陶与仰韶文化有明显差异,应该是一个独立体系,马家窑文化由此定名。

河是文明之母。黄河和渭河是马家窑文化之母。沿着河走,然后与马家窑彩陶邂逅,就像等来了我期待已久的一场艳遇。



插画 董昌秋

## 与雪有关的日子(组诗)

张彦杰

### 雪花飘落的地方是故乡

北风一吹,小雪花就飘来了进山的路仿佛又长了许多枯草还是不肯绿下去白桦林直了直身子看见一湾溪水,蓝得像天雪花飘落的地方是故乡山脚下有座老房子鸡鸣狗吠,猪马牛羊听着松涛进进出出像慈厚的爹娘尚未感到冬天的冷倘若我能一次又一次走过这条路该有多好不仅踏碎雪花还能捂热一个无风的日子

### 有关雪的诗随手可拈

据说诗人喜欢荒原落日和我只对雪多情尤其暮色苍茫时喜欢看雪花落地生根喜欢看雪花上树爬墙

门虚掩,父亲轻抖衣襟泥炉正暖,饺子早已上桌一壶老酒话说丰年之兆父母高兴,对饮几盅成了习惯

田野,村庄抱着雪花睡觉一张白纸留给会写诗的人城里的雪和乡下的雪有区别大家心知肚明

不关注高速封路,航班延误雪越大越好,哪怕三天三夜大自然的预言有极高的可信度一种因果,隶属乡下的父母

与雪有关的日子诗随手可拈我只采撷一片晶莹或一朵洁白安放在离心最近的地方等一声鸟鸣啄破窗外刺眼的明亮

### 大雪封山

何止是封山。河流,村庄松鼠的家,鸟儿的翅膀通向山外的路统统不见了踪影倒是满院的鸡鸭狗忘了临摹在画布上肆意玩耍

雪拽住衣角,父母牵绊我的心做一回雪的留客情非所愿生火,煮酒,熬粥一些家长里短,邻里闹闹

我不赶夜路,不逆风雪而行

不去会生死之交的朋友春天在心里安营扎寨春暖花开与这场雪何干

大雪封山,就让它封哪怕七四十九天没准儿明天会有一队马帮打这里经过我不劫钱财等身外之物只劫一位叫诗眼儿的“美眉”冬夜漫长,与我做伴

### 雪,在路上

以一千匹马或是一万匹马的阵势抢占所有的交通要道与风的赛事何须紧锣密鼓蹄声逼近门扉已经失去作用

我跟在仓皇的羊群后面进村炊烟飞快传递雪的消息父母不慌不忙地围羊,淘米烧柴好像不知外面将要发生的事

打电话给市里工作的小妹给在省城读书的二弟替父母看看温室大棚的草帘是否牢固最好加几根钢杆,几块石头

雪在路上,不会听我的指挥一张白纸留给会写诗的人最好加几根钢杆,几块石头

### 明天有雪

明天有雪。我说,就有人信我寒腿真的应大雪节气从早到晚刮北风或下大雪比天气预报还准

风与雪如分不开的兄弟不管你欢迎与否挑选厚实的棉衣棉鞋明天一定把自己武装起来身子骨越来越怕冷了

父母的寒衣早就送了密匝匝的荒草,足以隔离一个世界对另一个世界的侵袭即使再大的风雪也无须我牵肠挂肚了

明天有雪在省城工作的女儿也信了我把心安于枕上夜里,梦见好多漂亮的花开花落仿佛从前,深一脚浅一脚的家的方向模糊不清

## 我们的黄金时代

贾雄伟

在呼兰站下车,直接坐公交车前往萧红故居和萧红纪念馆参观。这是一座位于哈尔滨郊区的小站,车站建筑外面涂着橙黄的涂料,让人仿佛穿越回了上世纪80年代。火车是慢速的,公交车是快捷的。驶过有裂纹的一段柏油路,进入呼兰区繁华地段,司机告诉我前面是萧红大道,往左拐就是目的地。萧红是这个区最有名的人,不光是文化名片,也是精神图腾。对每一个熟知萧红的访客,老百姓都投来希冀的目光——看看小城吧,文脉不断,生生不息……

发表过有关萧红的书评,查过萧红的资料,看过关于萧红的电影,萧红在我眼里和在其他文学青年眼里一样,是至真至率的文坛“洛神”——文字洗练,满怀悲悯,性情刚烈,来不得半点儿虚假。萧红大道很长、很直,萧红故居依大道而建,大道依故居而名。故居前面的广场十分开阔,有健身器材和休息长椅,当地百姓在这里休闲、聊天,充满浓浓的烟火气。故居左侧是新修缮的萧红纪念馆。分上下两层,依萧红生平年谱依次布展,从童年时光到少年奔波,从青年离落到撒手人寰,看着放大的照片、充满情感的手稿,我时时被感动、被震撼!正如一名参观者所言,萧红是一个漂亮姑娘!她的仪容充满女性的美,透明的眸子里放出善良的光。追求新文化、新思想,为了追逐理想和爱情,宁做乱离人。

萧红写了许多书,发表了许多文章,娟秀的字迹透出执着和让人怜惜的天真!读读这些句子:“去年五月,正是我在北平吃青春的时候,今年的五月,我生活的痛苦,真是有如青杏般的滋味。”萧红1931年把它用钢笔小楷轻轻抄在稿纸上,笔触纤细、舒展,似在呼唤真情,又似体贴爱人。

一幅画出萧红一生漂泊路线的中国地图前,立着萧军、萧红夫妇的石膏塑像。萧红伸直腿坐着,有些疲倦;萧军则昂首伫立,有股豪壮之气。从东北到京城,从京城到日本,从日本到山东,从山东到沪上,从沪上到西北,从西北到中南,从中南到南粤……短短31年的光阴,她流落了几万里,接触过那么多人,她是不安分的人吗?严肃的父亲供女儿读私塾、念新学,依旧留不住她较真儿的心、坚定的爱。

我在萧红回忆鲁迅的文章和鲁迅写给“二萧”的信笺前停留许久,“二萧”对先生十分崇敬,先生也给他们以真诚的引领、无私的照料。在先生面前,萧红像个活泼的小姑娘,无忧无虑,无猜无惧。先生则庇佑着后学们的蓬勃和精进。萧红是敏感、勇毅的人吗?当然,东北乡村的风情画,一瓜一马,一颗果子,一朵云彩,一个长工媳妇的死,一个麻面婆子的忍耐,都被她白描得那般仔细,那么自然。正如她所写:“傻瓜愿意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地长去,长大就长大,长大了就算了。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不勇敢、不细心的人怎么会具备这种深刻的笔致?”

瞻仰萧红故居的游客要比参观纪念馆的人多许多。故居坐落在萧红家的老院落。很宽敞,四方的一个大院套,估计有六七亩地大小。故居门前一个老汉在看守,穿着公家的制服,检验着入门游客的身份证件。院套里是东西两进院落,盖着十多间正房和厢房,青砖青瓦,歇山顶样式,镶着纹路的窗户,看起来那么古朴,仿佛隔着窗子就可以触到生活的温暖。院落里错落落地种满了黄瓜、豆角、芸豆、蜀葵花、大梨花,等等,是小菜园儿,小花地。树桔插在园子里,豆角、黄瓜攀援上去,就是豆角架、黄瓜架。豆角架、黄瓜花素朴地,不动声响地开着,不指望游人青睐,只想安静过一秋。一只小猫在园子里跑,我抓住它,它不挣脱,还任游人拍照。一只小猫在靠近门口的榆树下睡觉,听不见呼噜声,却怎么扒拉都不醒。这是萧红逗过的那只老猫的后代吗?

我最愿意两座萧红的雕像。一座在院子里的中轴线上,白色石膏所塑,青年萧红梳着学生头,穿着旗袍,扎着围巾,手捧一本书,坐在石台上托腮凝思。我在东西南北、前后左右不同位置、不同角度给她照了相。我觉得这是萧红最好的状态,闲适、安恬、无净、无扰,是我理想中娴静贤淑的萧红。另一座雕塑在一座仓房后面的菜园里,是铁制塑像,女童娇俏地搂着爷爷的脖子撒娇,爷爷戴着斗笠,披着对襟上衣,眯着孙女儿,嘿嘿地笑……在《呼兰河传》里,爷爷是作者最亲密的亲人。萧红后来也回忆,童年里尽是父亲的严厉和专制,只有爷爷的温情带给她少许安慰。老式房子里,摆放着老式家具和老式农具,所有的陈设都印着那个年代的灰尘、气息和味道。透过它们,回味旧时东北乡村的生活,那么亲切……

萧红曾在写给萧军的一封信上说:“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正好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回程的路上,正好路过呼兰河,丰沛的河水雍容地从城外流过,流得那么从容,那般浑厚,河上渔歌互答,两岸草木繁茂,庄稼生长,一派祥和景象……这不也是我们的黄金时代吗?我想。

微小说

## 蓝围巾

闫耀明

那天,我的朋友在我家闲坐时说,小城的最后一片棚户区已经改造完了,还修建了一个很漂亮的广场。这对我来说真是一则喜讯。锦城的棚户区是我十分熟悉的,有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到那里去采访。棚户区改造完工是锦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最好见证。

熟悉的东西一下子消失了,应该算是一个小小的事件。我说,一定抽时间过去看看。

我在广场边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了大半天时间。在那儿,以前棚户区的混乱与肮脏不见了,新修的广场成了一个温馨浪漫的休闲所在。这里的环境太好了,有树,有草坪,有假山,有流水,有花坛……大理石铺就的广场上,孩子们快活地奔跑玩耍,老人们或闲坐,或在器械上锻炼,还有放风筝的、跳广场舞的、徒步走的……整个广场生机勃勃。

坐了一阵儿,我注意到,旁边有个妇女在摆摊儿出售小东西。货物的种类不多,大体上有羽毛球、羽毛球拍、塑料玩具、电话本等。看她没什么生意,就与她闲谈起来。

妇女对我的问话有一句没一句地应着,倒是对她的生意很在乎。我们闲聊了几句,有两个年轻人过来看东西。他们大概是一对恋人,蹲下来翻看电话本。电话本小而精致,女孩子看中了。接下来就是谈价。一个电话本,妇女要两块,两个年轻人说一元钱一本正合适。双方谈了好一阵,才以一元五角钱成交。我看到妇女的脸已经有些涨红。

妇女衣着朴素,头上扎着一条蓝围巾。那蓝围巾已经有些陈旧,颜色也不再鲜艳醒目,甚至有些地方已经发白。从这身打扮和刚才的锱铢必较,我判断她也许是一个生活比较困难的女人,对一角两角钱也很计较和在乎。



插画 胡文光